

明

通

鑑

明通鑑卷四十二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四十二

起疆圉畢闕盡著
雍執徐凡二年

武宗毅皇帝

正德二年春正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是日不御殿免文武羣臣朝賀 乙酉大祀南郊免慶成宴 閏月丙午上始視朝時上以疾傳旨暫輟視朝者凡半月至是始復常 庚戌杖給事中艾洪呂紳劉蕤及南京給事中戴銑御史薄彥微等二十一人于闕下劉瑾以其請留劉健謝遷憾之也詞連林瀚及府尹陸珩俱勒致仕趙

承慶以傳錄諸彈章削半祿二十一人皆謫爲民銃受

杖劓甚尋卒其後仍列之奸黨云

攷異二十一人據本紀所載證之實錄則

云杖洪蒞狎等三人銃等六人彥徽等十二人合之正
二十一人與紀合又攷宦官傳則言呂狎劉蒞及南京
給事中戴銃等六人御史薄彥徽等十五人證之實錄
及明史陸崑戴銃傳六人者銃及李光瀚徐蕃牧相任
惠徐暹也十五人者崑及薄彥徽葛浩貢安甫王蕃史
良佐李熙任諾姚學禮張鳴鳳蔣欽曹閔黃昭道王宏
蕭乾元也其時所逮之十五人昭道宏乾元三人未至
令于南京闕下杖之據此則本紀云二十一人蓋杖之
京師闕下者彥徽等十二人銃等六人加以洪狎蒞三
人本紀所云二十一人之數正合也憲章錄以爲戴銃
薄彥徽等二十人又在狎蒞之外似連昭道宏乾元數
之而與實錄本紀皆不合也惟南京科道之外實有艾
洪劉蒞呂狎而宦官傳中無洪名蓋漏脫耳今

掘本紀參實錄書之而竝附記其姓名于此

乙丑

下尙寶卿崔璿湖廣按察副使姚祥工部郎中張瑋于

獄瘡以冊封還祥以御史外陞瑋以巡河舊例奉使遠

出者率乘輜以爲常至是劉瑾秉政欲厲法禁以示威

于是瘡等皆以違例乘輜爲東廠緝事者所發下鎮撫

司獄具內批枷號兩月瘡等不勝幾死大學士王鏊謂

瑾曰士可殺不可辱今辱且殺之吾輩何顏居此于是

李東陽復上言瘡等罪犯自有法司論擬若枷號乃至

重之典死生係焉由儒生而入官者豈能忍死至一兩

月之久命在旦夕實可矜憐況今枷號業已數日亦足

示懲伏乞稍霽威嚴曲賜矜宥詔始釋之仍發邊衛充

軍

安異明史本紀不載明書憲章錄皆系之
正月證之實錄蓋閏月乙丑也今據之

是月禮

部尙書張昇刑部尙書閔珪工部尙書曾鑑皆乞致仕
鑑尋卒時秦府鎮國將軍誠澈請襲封保安王昇執不
可遂忤劉瑾珪久于法官年踰七十再疏求退會劉瑾
用事九卿伏闕固諫韓文旣斥珪復連章乞休始許之
鑑與韓文請誅宦官不勝諸大臣留者率巽順避禍鑑
獨守故操上欲拓皇親夏儒第鑑執不從至是中官黃
準守備鳳陽請賜旗牌鑑言大將出征諸邊守備乃有
旗牌內地守備無故事卒寢之比見瑾勢日橫力求致
仕許之卽以是月卒于官贈太子太保 以南吏部尙
書李傑爲禮部尙書都御史屠勛爲刑部尙書工部侍

郎李鋋爲本部尙書右都御史劉宇代勛爲左都御史
劉瑾用事一月之間中官傳旨幾無虛日瑾欲全竊
大柄乃日搆裸藝俟上玩弄則多取各司章疏奏請省
決上每日吾用爾何爲乃以此一一煩朕耶自是瑾不
復奏事無大小任意剖斷悉傳旨行之上多不之知也
二月己卯大學士李東陽等疏請早朝謂一則聖躬
志氣清明二則朝廷氣象嚴肅三則侍從宿衛俾免守
候可以整飭朝儀四則文武百官不至弛懈可以理治
政務五則鐘鼓有節可以一都市之聽聞六則引奏有
期可以聳外夷之瞻仰一舉而衆善咸具祇在聖心一

轉移頃耳上曰已知之矣 戊戌杖江西清軍御史王
良臣于午門巡按直隸御史王時中荷校于都察院門
皆劉瑾矯旨構之也良臣以戴銑等被逮馳疏論救瑾
怒逮付鎮撫司責其回護朋黨杖之三十罷爲民時中
出按宣大黜貪汙者甚衆瑾謂其酷刻命以重枷繫之
院門滿一月時中病甚其妻往省遇都御史劉宇哭且
訴宇不得已爲言于瑾釋之謫戍鐵嶺衛 三月丙辰
封后父都督同知夏儒爲慶陽伯 己未以詹事兼翰
林院學士楊廷和爲南京吏部左侍郎翰林學士劉忠
爲南京禮部左侍郎時上御經筵二人皆直講講畢因

致諷諫語上退語劉瑾曰經筵講書耳何又添出許多

話來瑾因奏曰二人可令南京去于是竝遷南侍郎外

似陞之實遠之也故事南京六部止設右侍郎一員時

廷和掌誥敕且與忠俱日講當以次入閣矣廷臣中有

陰擠之者會講筵中有指斥佞倖語瑾亦惡之託言吏

禮左侍郎缺遂有是命國史講筵中指斥佞倖語見明

詹事翰林時皆不私謁瑾憲章錄乃謂廷和見事勢難

處亦欲改南官為自全計善為辭以託于瑾因得是

擢云云此蓋于廷和有微詞以其尋遷戶尚入閣疑其

為瑾內援也弇州攷誤謂廷和黨瑾諸事皆出雙溪雜

記而高氏鴻猷錄薛氏憲章錄因之不知晉溪與楊公

交惡其言豈足據耶謂二人之改南以指斥佞倖則

其先之見惡于瑾可知若後之黨瑾似亦疑案祿記之

語不過誡其始終黨瑾耳至實錄所載謂二人改南係

許進爲吏部尙書受瑾指推之議者謂進素伉直若此類其阿瑾亦多矣云云此亦必修實錄者誤進之語今皆不取

庚申總制三邊右都御史楊一清以疾乞退許

之令馳驛歸病痊之日有司以聞仍俟召用 南京國

子祭酒章懋五疏乞休皆不許至是復引疾懇辭許之

仍令病痊之日有司以聞 乙丑戶部郎中劉釋往遼

東總理糧儲東廠校尉復發其違例乘驍事下鎮撫司

獄獄具仍荷重校于戶部門滿一月乃釋 辛未劉瑾

憾健遷不已又憾其朋黨多人次第論列乃矯詔列健

遷及尙書韓文楊守隨林瀚都御史張敷華郎中李夢

陽主事王守仁王綸孫磐黃昭檢討劉瑞給事中湯禮

敬陳震徐昂陶諧劉蒞艾洪呂翀任惠李光瀚戴銑徐蕃牧相徐暹張良弼葛嵩趙士賢御史陳琳貢安甫史良佐曹閔王宏任諾李熙王蕃葛浩陸崑張鳴鳳蕭乾元姚學禮黃昭道蔣欽溥彥微潘鏗王良臣趙佑何天衢徐珏楊璋熊卓朱廷聲劉玉等凡五十三人目爲奸黨榜示朝堂竝朝罷傳宣羣臣跪于金水橋南劉瑾以救授鴻臚宣戒之先是鞠獄時獨任諾王蕃抵不預知然廷杖及奸黨之數皆列焉遂有恥道其姓名者敕諭之文乃瑾私人屬草或曰卽焦芳爲之

列顯五十三人具見明史宦官

傳三編竝列之任諾實錄作任訥餘皆同至任諾王蕃抵不與知則實錄已于廷杖二十一人中揭出之卽三

編所本也至疏出焦芳亦見實錄今据增

諸言官之劾瑾也南御史蔣欽

既下詔獄廷杖爲民居三日欽獨具疏曰劉瑾小豎耳陛下乃以腹心股肱耳目視之不知瑾悖逆之徒蠹國之賊也臣等待命衽席目擊時弊有不忍不言者昨瑾要索天下三司官賄人千金甚有至五千金者不與則貶斥與之則遷擢通國寒心而陛下寘之左右是不知左右有賊而以賊爲腹心也給事中劉蒞指陛下闇于用人昏于行事而瑾削其秩撻辱之矯旨禁諸言官無得妄生議論不言則失于坐視言之則虐以非法通國皆寒心而陛下獨用之前後是不知前後有賊而以賊

爲耳目股肱也。一賊弄權萬民失望陛下愴然不問縱之使壞天下事亂祖宗法陛下尙何以自立乎幸聽臣言亟誅瑾以謝天下然後殺臣以謝瑾使朝廷一正萬邪不能入君心一正萬欲不能侵臣之願也疏入命再杖三十繫獄越三日復具疏曰臣與賊瑾勢不兩立賊瑾蓄惡已非一朝乘間起釁乃其本志陛下日與嬉游茫不知悟內外臣庶凜如冰淵臣昨再疏受杖血肉淋漓伏枕獄中終難自默願借上方劍斬之朱雲何人臣肯稍讓臣骨肉都銷涕泗交作七十二歲之老父不復顧養死何足惜但陛下覆國喪家之禍起于旦夕是大

可惜也陛下誠殺瑾梟之午門使天下知臣欽有敢諫之直陛下有誅賊之明陛下不殺此賊當先殺臣使臣得與龍逢比干同遊地下臣誠不願與此賊並生疏入復杖三十方欽屬草時燈下微聞鬼聲欽念疏上且掇奇禍此殆先人之靈欲吾寢此奏耳既而嘆曰業已委身義不得顧私使緘默負國爲先人羞不孝孰甚復奮筆曰死卽死此棄不可易也杖後三日竟卒于獄南京御史之劾八黨也陸崑爲首其請留健遷也薄彥微爲首而彥微公疏出自貢安甫屬草故諸人皆列之奸黨而安甫遂爲南御史之首云 是月命天下填守太監

悉如巡撫都御史之制干預刑名政事時劉瑾欲廣布私人以分擅天下之柄令內閣撰敕給之夏四月兵部尙書閻仲宇致仕改左都御史劉宇代之尋起致仕尙書皆滿寧都察院事皆以媚瑾得遷擢者也是時瑾勢傾中外公侯勳戚莫敢鈞禮諸司科道以下私謁皆相率跪拜批答章奏瑾不學輒持歸私第與妹婚禮部司務孫聰及松江市僧張文冕相參泐詞率鄙冗焦芳爲潤色之凡內外所進章奏先具紅揭投瑾號紅本然後上通政司號白本皆稱劉太監而不名都察院奏獻誤名瑾瑾大怒詈之滿寧十三道御史謝罪跪階下瑾

數貴之皆以首觸地毋敢仰視字介焦芳結瑾爲都御史承瑾指挫折臺諫御史有小過輒加笞辱瑾以爲賢瑾初通賄望不過數百金字首以萬金贄瑾大喜曰劉先生何厚我尋擢是職 五月壬子杖監察御史馮允中于午門時允中刷卷南京參劾指揮張翰等罪翰等瞰其復命時枉道還家先發奏聞下獄拷訊竝坐參究不實命司禮監杖之三十尋褫職爲民而被參之翰等竟置不問 戊午度在京在外僧道四萬人時僧錄司左善世等謂已及十年給度之期宜如例舉行禮部侍郎張縉等覆奏請照缺度補不可濫給蠹耗民財不省

逮順天府丞周璽于獄璽屢與中官抵牾劉瑾等積不能堪及是命璽與監丞張淮侍郎張縉都御史張鸞錦衣都指揮楊玉勘近縣皇莊玉瑾黨也淮等三人皆下之璽詞色無假且公移與玉止用牒文玉奏璽侮慢敕使瑾矯旨執付鎮撫司榜掠死 己巳復甯王宸濠護衛初甯靖王奠培以有罪革護衛歸之地方爲南昌左衛至是宸濠請仍改護衛賜府管轄兵部執奏不從蓋劉瑾受宸濠重賂而陰主之也宸濠輕佻無威儀而善以文行自飾術士李自然李日芳妄言其有異表又謂城東南有天子氣宸濠益喜時諷朝中事而重賂瑾

以爲內接上不知也 六月甲戌奉孝宗神主耐太廟

戊寅罷修邊牆之役時楊一清引疾去兵部奏請別

簡大臣往督各填巡官將未完邊牆乘時修築俾垂成

之功不至廢弛因會推侍郎文貴副都御史張鼐等以

請詔且止之令所餘未用錢糧巡撫等官覈實輸送京

師時劉瑾憾一清不附已劾其破冒邊費故有是詔未

幾復逮一清下錦衣衛獄大學士李東陽王鏊論救乃

得釋未幾仍撫他事先後罰米六百石

費京師三編則于六月載楊一清下獄事證之明史本

傳一清致仕在先下獄在後耳今據三編牽連記之
戊子賞大同等處軍功在京者一千五十二人宣府

六百十二人大同一千六百十二人山西四十四人陝西三百人計銀四千四百餘兩絹布有差此外仍有衝鋒破敵先入賊陣及三次當先之名邊賞自此益濫矣

秋七月癸卯歷代通鑑纂要成劉瑾矯旨黜騰寫不謹官二十餘人乙丑謫翰林院編修謝丕爲民丕前大學士遷之子也劉瑾怒遷焦芳旣入閣追憾遷去時曾薦王鏊自代不及已會丕請疾乃取中旨罷之尋又罷遷弟兵部主事迪戊辰以災免河南開封等府睢陽等衛山西大同府竝大同衛夏稅是月擢南侍郎楊廷和爲南京戶部尙書八月丁丑太監李榮傳旨

取太倉庫銀二十萬兩太僕寺馬價銀十五萬兩入內承運庫 已卯工部以接濟工程奏請令陰陽僧道醫官有缺許其生徒及仕宦子孫農民納銀送部免考授官其等有四軍民容商人等納銀許授七品以下散官榮其終身仍免襍徭其等有二民間子弟納銀許授都布按府州縣諸司承差知印吏役其等有八詔皆從之時方修理南海子及製造明年元宵燈諸項工程所費動以萬計自正月來已用銀二十餘萬因以此爲權宜之計前此納粟輸邊之例無此冗濫也 丙戌作豹房上爲羣奄盡惑乃于西華門別構院鑲築官殿而造密

室于兩廂勾連櫛列命曰豹房初上令內侍仿設屢肆
身衣估人衣與貿易持簿握籌喧詢不相下更令作市
正調和之擁至廊下家廊下家者中官于永巷所張酒
肆者也坐當壚婦其中上至襍出牽衣蜂簇而入醉卽
宿其處楊守隨前疏所謂親商賈之爲者以此至是旣
作豹房朝夕處其中稱之曰新宅日召教坊樂工入新
宅承應久之樂工以承應不及請檄取河南諸府樂戶
精技業者遣送入京教坊人至者日以百計羣小見幸
者趨承自便不復入大內矣 是月以通鑑纂要成晉
焦芳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王鏊少傅兼太

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東陽僅加俸一級吏部尙書許
進兵部尙書劉宇俱太子少保 九月江西提學副使
蔡清乞致仕許之清剛正不與俗諧時甯王宸濠驕恣
遇朔望諸司先朝王次日謁文庶清不可先庶而後王
王生辰令諸司朝服賀清曰非禮也去蔽膝而入王積
不悅會王求復護衛清有後言王欲誣以詆毀詔旨清
遂乞休王佯挽留且許以女妻其子清力辭竟去明年
三月劉瑾知天下譏己用蔡京召楊時故事起清南京
國子祭酒命甫下而清已卒清之學初主靜後主虛故
以虛名齋平生飭躬砥行所著易經四書蒙引後皆奉

詔刊行萬厯中贈禮部侍郎追謚文莊

國事見明史本傳諸書皆系

之是年證之實錄則九月也劉瑾起清爲南京祭酒則傳中特書云時正德三年三月也今類記之乞休下

冬十月癸未熒惑犯太微垣上將先是藎霧時作欽

天監監正楊源上言此衆邪之氣陰冒于陽臣欺其君

小人擅權下將叛上引譬甚切劉瑾怒矯旨杖三十釋

之至是源又言占得火星入太微帝座前或東或西往

來不一乞收攬政柄思患預防蓋專指劉瑾也瑾大怒

召而叱之曰若何官亦學爲忠臣源厲聲曰官大小異

忠則一也又矯旨杖六十謫戍肅州行至河陽驛以劄

卒其妻斬蘆荻覆之葬驛後時謂楊氏父子以忠諫名

天下爲士論重而源小臣抗節尤人所難云天啟初賜

謚忠懷

國異事見明史楊瓊傳諸書多類記于元年十月下惟憲章錄入之本年八月然證之明史五行志及實錄則火星入太微在十月故三編系之十月

下是也惟十月蕪霧事明史源傳書之元年十月下恐

上下文有漏脫也二事實錄俱不載今據三編書之甲申逮各邊巡撫都御史

及管糧郎中下獄時兵科給事中王珣等查勘遼東每

歲運送官銀及關中徵收糧料草束之等還奏所勘定

遼等衛各倉場糠粃浥爛虧折之數因劾知州章英等

及管糧郎中王蓋劉繹分守參政今升甯夏巡撫冒政

參議方矩前巡撫今陞南京右都御史張鼎致仕侍郎

馬中錫見任都御史鄧璋皆令錦衣衛逮至京師下鎮

撫司謫黜有差 丙戌召南京戶部尙書楊廷和爲戶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廷和改南上不之知一日問楊學士何在瑾以南京戶部對乃召入閣 己丑免山東濟南等府七十州縣夏稅 辛卯逮蘇松巡撫都御史艾璞下獄初魏國公徐備與無錫縣民鄒塾等及妙相院僧爭田巡按御史曾大有委蘇常二府推官注勘以備奏無實復差兵科給事中徐忱錦衣千戶屠璋往會巡撫璞同大有覆勘忱等履畝查究詢之鄉民皆云備家初無田土乃斷給僧民備復奏改大臣勘問詔戶部左侍郎王佐同大理少卿王鼎錦衣指揮僉

事周賢往勘于是佐等奏查文案黃冊竝無洪武初欽賜魏國公莊田之卷僅有備家所收無錫佃戶勘合二紙可據又據無錫鄉民許祿等供稱中山王以平吳越有功賜莊一所其後子孫以永樂初發鳳陽閒住田遂荒蕪墊等以己業相鄰混收入冊請斷還魏國府于是上怒大有等扶同妄報命錦衣衛差官械送京師下璞于獄杖之五十全家遷南海爲民餘俱謫降有差是役也以重賂劉瑾得之許祿則罷黜之縣吏欲以媚備爲作供證故佐等所具獄詞皆出祿口因之連坐前後勘官遂興大獄蓋皆承瑾指也

國史據明史徐達傳言備嘗與無錫民爭田賄劉瑾

爲時所議卽此事也諸書
不載今月日皆據實錄

是月禮部尙書李傑致仕

以禮部侍郎劉機代之

十一月丙辰授三氏學生員

孔聞禮爲翰林院五經博士主子思祀事時衍聖公孔

聞韶奏稱子思庶在鄒縣主祀缺人請擇族中之賢者

授以博士世職俾主其事竝以聞禮名上從之

攷異據
明史儒

林傳事在正德三年今據
實錄改人是年十一月

辛酉詔宥田州土官岑猛

濬之誅也猛亦降千戶徙之福建平海衛猛逗留不肯

行掌田州府事謝湖爲猛所拒不卽之任旋納猛賂總

督兩廣右都御史陳金劾湖曠職而以猛悔罪願改附

近衛所聽征殺賊是時猛納賄劉瑾求復故地賜敕撫

之竝遣官逮湖械至京師

張本三編系之三年九月今

揭賈錄年

癸亥陞文華殿書辦等官張駿等駿由光

祿寺卿擢禮部尙書其他陞光祿鴻臚太常尙寶卿及

中書舍人者凡十餘人先是通鑑纂要成劉瑾以騰寫

不謹命右少監陶錦提調駿等改騰至是騰畢皆超進

官秩裝潢匠役竇瑁等七人亦陞文思院副使更有不

與騰寫而廁名授卿授序班者皆瑾矯旨爲之 十二

月壬辰開浙江福建四川銀礦時上以庫帑所入國用

不敷令各填巡官查照先年事例開礦採辦戶部奏請

行查不許時中官秦文等賂劉瑾復興是役旣而浙江

守臣言礦脈已絕乃令歲進銀二萬兩瑾誅乃止

三年春正月丁未大祀南郊 己酉以上元節賜文武

羣臣假十日 辛亥吏部會都察院考察內外官吏凡

罷黜及降調者方面官以上五十餘人忽附批翰林院

學士吳儼帷幙不修令致仕引疾御史楊南金無病欺

詐令爲民儼家多貲劉瑾遣人求全啗以美官儼峻拒

之瑾怒南金素清鯁都御史劉宇惡其不阿已笞辱之

南金恚甚告疾歸宇遂讒于瑾乃藉考察竝罷之中外

問者莫不駭異 是月逮前郎中李夢陽下錦衣衛獄

劉瑾旣謫夢陽憾猶未已至是復摭他事械至京師將

寘之死時翰林修撰康海與夢陽夙以詩文相倡和夢陽在獄書片紙出曰對山救我對山者海別號也海與瑾同鄉瑾曾招致之不肯往及是因夢陽故遂謁瑾瑾大喜爲倒屣之迎海因詭詞說之夢陽乃得釋同時都御史張敷華致仕歸行至徐州洪舟觸石幾死瑾恨不已欲藉湖廣倉儲浥爛坐以贓罪海復過瑾曰吾秦人愛張公如父母公忍相薄耶瑾意稍解然海竟以是坐瑾黨瑾敗遂落職

反異夢陽下獄實錄不載事見明史本傳憲章錄明書及紀事本末皆系

之是年之正月今從之竝据張敷華傳補入海救敷華蓋同時事也

二月己巳朔光祿

寺寺丞趙松歸省違限劉瑾聞之曰凡省親丁憂養病

皆託故營私曠職者也乃定制違限三月者宥之四五
月者罰俸六七月者逮問八九月者致仕十月以上削
籍于是吏部查奏違限文武凡百四十六員皆如新例
處之又定養病一年以上者亦令致仕然松卒以厚賂
瑾踰月仍擢本寺少卿 是月刑部尙書屠勛乞致仕
許之加太子太保賜敕馳驛歸時廷推南京兵部尙書
何鑑鑑前撫江南嘗按千戶張文冕罪文冕亡去投瑾
構之遂不用會南京都御史王鑑之甫授官未行遂以
內批擢是職或言勛之去卽鑑之擠之以求代云 三
月乙卯賜呂柟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時焦芳欲寘其

子黃中爲一甲黃中素無學李東陽王鏊猶以芳故真之二甲首芳不悅言于劉瑾遂以內批授黃中翰林檢討芳以黃中故時時詈東陽瑾聞之曰黃中昨在我家試石榴詩甚拙顧恨李耶芳始愧沮 是月召前南京右副都御史雍泰仍起原職提督操江上之卽位也給事中潘鐸等薦泰有敢死之節燕亂之才尙書馬文升奏起之固辭不起至是許進爲吏部復起泰前官劉瑾泰鄉人也實授進意而泰之官卒不謝瑾遂銜之 復起致仕尙書周經爲禮部尙書時尙書劉機丁憂經壻兵部侍郎曹元方善劉瑾因言經老可用乃有是召經

固辭不許強起受事 逮御史涂禎下獄禎自江陰知

縣行取御史巡鹽長蘆瑾縱私人中鹽又命其黨畢真

託取海物侵奪商利禎皆據法裁之比還朝遇瑾止長

揖瑾怒矯旨下詔獄江陰人在都下者謀斂錢賂瑾解

之積不可喟然曰死耳豈以汙父老哉遂杖三十論戍

肅州劄重竟死獄中瑾怒未已取其子樸補伍瑾敗乃

還復禎官賜祭禎新淦人

改異涂禎事見明史周璽傳
實錄不載諸書皆系之是年

三月今

從之 夏四月乙亥復以餉用不足令軍民輸銀者

授指揮僉事以下官 己丑逮致仕工部尚書楊守隨

下獄瑾憾守隨不已會讞河南民獄以守隨前在大理

任內覆讞失出遂有是逮尋罰米千石輸塞上贖罪踰年復以坐庇鄉人重獄除名追毀誥命再罰米二百石守隨家立破瑾誅始復官 是月致仕吏部尚書太子少保王恕卒恕敷歷中外五十餘年剛正清嚴始終一致所引薦耿裕彭韶何喬新周經李敏張悅倪岳劉大夏戴珊等皆一時名臣它賢才久淹草澤者拔擢之恐後宏治十八年間衆正盈朝職業修理號爲極盛者恕之力爲多至是卒年九十三訃聞上輟朝贈特進上柱國晉太師謚端懿 五月壬寅下吏科給事中安奎御史張瑛于錦衣衛獄時奎等奉使覈甯夏等處邊餉還

奏劾文武一百三十餘員忤瑾意以不分情罪輕重下
獄拷訊柳東西長安門外又譴及戶部尙書顧佐等大
學士李東陽力救始釋之奎或俱黜爲民 六月丁卯
朔工科都給事中許天錫暴卒天錫奉使安南還見朝
事大變諸敢言者皆貶斥大憤會奉詔清覈內庫得瑾
侵匿數十事知奏上必罹禍乃以是夜具登聞鼓狀將
以尸諫令家人于身後上之遂自經時妻子無從者一
童侍側匿其狀而遁或曰瑾懼天錫發其罪夜遣人縊
殺之莫能明也時有旨令錦衣衛點閱六科以天錫三
日不至訊之死矣聞者哀之天錫闕縣人

致墨事見明
史本傳特書

于六月之朔證之實錄是月己巳錦衣衛點閱六科給事中是日該直指揮余真奏工科給事中許天錫不至詢之則初一日己死矣明史月朔及三日不至云云蓋皆據實錄也惟天錫上書實錄不具但云以朝廷耳目之官畏中官之橫甯就死以免禍害可哀也夫蓋天錫既死疏亦未上諸書所記大畧相同今據本傳書之瑾之用事也尤惡諫官一時懼禍者往往自盡以求免下獄廷杖之辱海陽周鑰爲兵科給事中勘事淮安時奉使還者瑾皆索重賄鑰至淮安商于知府趙俊許貸千金旣而不與鑰計無所出行至桃源自刎從者救之已不能言取紙書趙知府誤我遂卒事聞繫俊至京責鑰死狀竟坐俊罪平定郟夔官禮科給事中奉使覈延緩邊功瑾屬其私人夔念從之則違國典不從則懼禍

及遂自經死瓊山馮顛初爲主事尙書劉大夏亟稱之
上卽位偕中官高金勘涇王所乞莊田清還二千七百
餘頃後以事件瑾爲瑾所誣遂自經人皆惜之瑾誅始
俱復官賜祭且恤其家

破異事皆見明史天錫傳中惟
郊變嚴延緩邊功事在五年今

仍據本傳
類記之

已巳逮兵科給事中潘希曾御史劉子勵

下獄二人奉勅覈湖廣貴州邊儲僅劾千戶二人未及
經管文武內旨責其回護欺罔下鎮撫司拷訊尋逮湖
廣巡撫湯全及管糧管屯之叅議副使等時全已致仕
仍卽其家捕之于是人皆側目而視重足而立矣 壬
辰午朝退有遺匿名書于御道歷數瑾罪者瑾矯旨召

百官跪奉天門下頃之令堂上官起瑾出立門左翰林院跪白于瑾亦令起御史甯杲訴曰某等素知法度豈敢爲此此或新進士所爲瑾曰與新進士何預由若輩壞朝廷事吾整治之遂懷怨望若輩未聞太祖法耶是日酷暑太監李榮乘瑾入以冰瓜啗羣臣曰君等且起比瑾出榮曰來矣速就跪瑾瞥見之怒于是太監黃偉憤甚謂諸臣曰書所言皆爲國爲民事挺身自承雖死不失爲好男子奈何枉累他人瑾愈怒曰匿名書罪已當死況寘之御道是何好男子耶卽日逐偉南京勒榮閒住及日暮悉收下錦衣獄凡三百餘人明日大學士

李東陽等奏言匿名文字出于一人之陰謀諸臣在朝倉卒拜起豈能知之況今天時炎熱獄氣薰蒸數日之間人將不自保矣瑾亦廉知其同類所爲衆獲免而刑部主事何欽順天推官周臣禮部進士陸伸已暈死其它因暈而病者無算

三編發明日瑾因匿名書數已罪敢于矯旨召百官長跪甚至有暑甚暈死者瑾之橫至此極矣向非廉知其同類所爲則此下獄之三百餘人遭其慘毒當更有不可言者觀其書不出于外人而卽出于其儕黨益信衆怨所歸人心不昧雖若輩亦知其爲法所

不容而武宗乃恣其所爲而不之覺可謂好惡與人殊矣至翰林官林于凶餒竟至跪白乞憐而甯臬身爲御史脂韋其辭以訴且欲嫁禍于新進士尤爲可鄙轉不若黃偉數言猶能抗直何士氣之委靡一至于此哉

甲午大學士李東陽等上寬恤數事末言各省查覈糧儲有虧折浥爛者罪坐所司不宜逮及巡撫蓋職有大小事有兼專今責之管糧管屯等官固難辭咎若巡撫則覺察不嚴如別無侵盜情節請從輕減因及近日官校眞僞不分假名撓法適足爲地方之害上是之章下

所司既而戶部覆奏言糧草虧折事有專司巡撫官總攬大綱失察自有明條不宜一概逮問瑾大怒矯旨詰責數百言中外駭嘆是夏西廠太監谷大用遣邏卒四出刺南康縣民吳登顯三家于端午競渡擅造龍舟捕之籍其家自是偏州下邑見華衣怒馬京師語音輒相驚告官司密賂之人不貼席矣同時填守河南太監廖堂擅保奏司府州縣官員且擬陞調某職吏部多所覆從吏科給事中何紹正論駁上是之切責堂令自陳所奏官貴令巡按官察實以聞論者謂近日惟此一舉尙近法耳

陔異此二事見紀事本末一系之五月一系之六月證之舟州中官攷載于六月匿名文

書之前今據之統

系于是年之夏 秋七月己亥平廣西柳州叛獞先

是柳州所屬馬平洛容二縣獞賊數萬爲患總督兩廣
都御史陳金偕總兵官毛銳發兵十三萬討之俘斬七
千餘人奉敕獎勞進左都御史時斷藤峽苗時出剽掠
金念苗嗜魚鹽可以利縻也乃立約令民與苗市改峽
曰永通苗性貪而黠初陽受約旣乃不予直殺掠益甚
潯州人爲語曰永通不通來葬江中誰其作者噫嘻陳
公蓋咎金之失計云 壬子上諭鐘鼓司太監以近來
音樂廢缺非所以重觀瞻下禮部議選三院樂工嚴督
教習又諭該部移文各布政司精選通藝業者送京師

供應以充三院樂工自是筋斗百戲之等充禱禁廷矣

是月陞操江副都御史雍泰爲南京戶部尙書甫四日卽勒致仕以其終不附劉瑾也 八月癸酉吏部尙

書許進罷時劉瑾欲去進以劉宇代之焦芳亦以干請不得因擠進會南京刑部郎中闕適員外郎無實授者進循故事以署主事二人上瑾以爲非責令對狀進不引咎三降嚴旨譙責進不得已乃請致仕遂以宇代之又以進故譴及侍郎白鉞及文選郎中員外主事等皆罰俸 辛巳立內廠時東西二廠橫甚道路以目瑾猶未嫌復立內廠白領之尤爲酷烈中人以微法無得全

者凡所逮捕一家有犯鄰里皆坐或瞰河居者以河外居民坐之屢起大獄寃號相屬又矯旨悉逐京師客傭命寡婦盡嫁喪不葬者盡焚之于是輦下益洶洶瑾恐激變罪其失業首倡言者一人以安衆心 庚寅劉瑾慙前尙書韓文甚拮据萬端會尸部偶遺故籍欲以爲文罪屬尙書顧佐上其事委咎于文佐不可奪佐俸三月尋逮文及侍郎張縉俱下錦衣獄數月始釋詎知文廉家素貧因割罰米法以困之罰文千石輸大同縉五百石輸宣府尋又假它故罰文米再家業蕩然佐以失瑾意再疏乞病始得歸以劉璣代之瑾憾不置三罰米

輸塞上至千餘石家貧稱貸以償自是忤瑾者悉誣以舊事入之罰米例中中外文武無甯日矣是月山東盜起時有曹州等處賊首趙實等劫掠鄉鎮欲與歸德已禽妖賊趙忠爲亂守臣以聞詔山東鎮巡三司等官捕之毋致滋蔓竝行河南兩直隸鄰境集兵防守以曹元代劉宇爲兵部尙書元柔佞滑稽不修士行與劉瑾有連自瑾侍東官卽與相結及瑾得志遂夤緣躡進是職兼督團營踰月又加太子少保晉楊廷和少保兼太子太保九月癸卯削致仕尙書雍泰馬文升許進劉大夏籍泰旣罷瑾憾不已坐進私泰又追論前薦

泰者遂及文升大夏竝給事中趙士賢御史張津等皆
斥爲民其它罰米者吏科都給事中任良弼御史陳順
等凡五十六人人三百石進二子誥譏在翰林俱輸贖
調外任 庚戌劉瑾責令前後諸官罰米者皆定限完
報下戶部議在京者自今日始限一月在外及去任者
俱自移文至日爲始依水程遠近定限赴倉輸納違者
聽內外管糧官舉劾一時列上前後罰米官員之數自
一千石韓文以下凡罰米五百石至二百石者一百四
十餘人惟南副都御史陳壽坐延綏倉儲虧損罰米二
千三百石布千五百匹貧不能償上章自訴瑾知其貧

竟免之諸官之罰米也多以公事及邊儲虧折而中傷之往往鬻產陪納或稱貸償之瑾實假此納賂後有因事註誤而罹其網者往往賂瑾求免雖平日號清謹者

懼遭械繫之苦亦遷就以爲自全之計矣

夜聖罰米諸人散見明史

列傳中明史本紀系之八月明史稿系之九月證之實錄則八月劄罰米例九月定完限也至罰米諸人據實錄九月所載一百四十餘人但就九月之前後言耳若明史潘蕃傳嚴廣東庫藏一獄罰米者凡八百九十九人其它見于實錄者幾無虛月皆瑾之藉以納賂也今據實錄書之

辛酉逮致仕兵部

尙書劉大夏于獄初孝宗時大夏在兵部劉宇巡撫大同私市善馬賂遺權要大夏于宴見時爲帝言之宇聞深憾大夏及是與焦芳譖于劉瑾曰籍大夏家可當邊

費十二會田州岑猛賂瑾求復故地械謝湖至京湖訟
寃以爲激猛叛者由填守太監韋經及總兵官毛銳巡
撫都御史潘蕃也經復訟寃謂猛之初叛由大夏主兵
部時請與思恩俱改流官降猛千戶徙之遠衛以致怨
望瑾遂坐大夏激變論死閣臣王鏊曰岑氏未叛何名
激變都御史屠滹亦言劉尙書無死法瑾謾罵曰卽不
死可無戍耶瑾亦詗大夏家貧乃坐戍極邊初擬廣
西芳曰是送之歸也遂與蕃同論戍肅州時大夏年已
七十三徒步荷戈至大明門下叩首而去觀者嘆息泣
下大夏旣戍瑾猶撫他事構之不已蕃與大夏前會

總督兩廣既而謹從戶部郎中莊禕言遣太監韋霖覈廣東庫藏奏應解贓罰諸物多朽敝梧州貯鹽利軍賞銀六十餘萬兩不以時解復逮蕃大夏及前左布政沈銳等八百九十九人皆罰米輸邊大夏又坐它事罰者再 癸亥振南京鳳陽等府饑 是月復逮前御史葛浩陸崑下獄浩等前已杖謫爲民謹憾不已至是坐劾奏武昌知府陳晦不實命南京錦衣官校執送內外守備官杖之三十仍爲民蓋謹受賄賂也

取里據明史陸崑傳崑以劾武昌知府陳晦不實與葛浩貢安甫王蕃李熙姓學禮六人逮杖闕下證之實錄但書崑浩二人明史或別有所据抑或安甫等四人逮而未至故不書耳今仍据實錄而增議于此

冬十月辛未振湖

廣河南饑命南京工部右侍郎畢亨兼僉都御史往監振事 是月陞南京右都御史張泰爲南京戶部尙書尋勒致仕泰清謹劉瑾專權朝貴爭賂遺泰奏表至京惟餽土葛瑾憾之乃藉陞擢以罷之如雍泰故事泰以明年七月卒瑾復撫他事罰米數百石瑾誅賜祭葬如制又黑事見明史本傳特書于是年之十月實錄同 罷送各邊年例銀兩劉瑾因戶部奏送各邊年例令尙書顧佐查天順以前年例銀數佐曰天順以前竝無此例瑾怒曰此戶部官通同邊方巡撫共盜內帑之明驗也奏請悉罷

薛應旂曰按自成化間開設榆林衛巡撫余子俊增

置坡砦陝西民供不繼奏送江南折糧銀以補不足
然初亦依江南原折銀例每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
放支軍士其後大同等邊缺乏亦暫送銀補足數皆
不多未有以萬計送者至宏治間戶部尙書葉淇奏
改商人赴邊納糧中鹽之法令納銀運司解部分送
各邊自此始有年例銀兩而鹽法屯田一時俱壞商
人既不上納本色而邊方米價湧貴市糴艱難鹽課
銀兩不敷支用遂日漸增加迨至數萬益以各鈔關
商稅猶且不足而加賦於民內帑漸虛東南民力日
竭若鹽法復國初之舊則邊境田地皆爲商人佃種

以供本色而年例銀兩可以盡革惜顧佐不盡言於
瑾而復正鹽法迨後邊儲告缺而年例銀兩終不可
罷自茲輾轉侵漁其弊日滋而邊方屯田盡皆荒蕪
國計民生將何底極雖逆豎猶知年例之爲害邊牆
之無益恐不可以人而廢言也

劉瑾矯旨出翰林修撰何瑋爲開封府同知瑋武陟人
在翰林爲宿學所推獨伉直不附瑾同官有入而拜見
者瑋獨不往見瑾但長揖而已瑾怒一日瑾贈諸詞林
川扇獨不及瑋諸受贈者復拜謝瑋正色曰何僕僕也
瑾大怒詰其姓名瑋直應曰修撰何某瑾益銜之遂有

是謫瑋知必不爲瑾所容尋致仕去時有翰林學士張

芮亦以不埶瑾坐事謫爲鎮江府同知聞者駭異

瑋事

見明史本傳意章錄系出張芮于十月紀事本末並載出何瑋事惟瑋傳但言致仕不言出爲開封同知紀事本末必別有所據蓋論謫未之官而致仕故史畧之今仍據紀事本末

禮部尙書周經

引疾致仕許之以吏部左侍郎白鉞代

戶部侍郎僉

都御史韓福奉詔覈理湖廣缺餉尋召還福前督蘇松糧儲未幾召入爲右副都御史坐累下詔獄劉瑾以同鄉故立出之自此遂爲瑾効力福喜操切務爲嚴苛湖廣民租自宏治改元後逋六百餘萬石福欲追徵之劾所司催科不力自巡撫鄭時以下凡千二百人奏至舉

朝駭愕戶部議從之瑾忽大怒取詔旨報曰湖廣軍民
困敝朕甚憐之福任意苛斂甚不稱朕意福引罪求罷
乃召還 十一月乙未朔戶部奏鳳陽淮安揚廬等處
災荒重大宜簡命大臣往理振事詔撥補未解事例銀
十五萬兩竝南京各衛倉糧三十萬石勅南京戶部侍
郎王瓊會同鎮巡官分道振之 辛丑給事中白思誠
御史儲珊等復參劾遼東倉庫自宏治十五年至正德
三年前後各任挪移虧折之數遂及都御史王宗彝陳
瑤張飛馬中錫韓重原任兵部尚書馬文升侍郎熊繡
原任戶部尚書侶鍾顧佐韓文侍郎王儼李孟暘王佐

張縉及郎中給事中御史等凡數十人除病故者勿追
餘俱各罰米輸邊自一千石以下有差其中所罰有至
再至三者時劉瑾權傾中外諸奉使者承望風旨于是
有行人張龍以附瑾擢兵科給事中出覈遼東餉至以
腐豆四石逮問監守諸臣罰郎中徐璉以下米三百石
有差瑾以爲能擢通政參議 是月工部尙書李鏐致
仕廷推戶部侍郎吳文度及南京戶部侍郎王珩二人
者皆瑾所不悅而文度前巡撫雲南瑾以地產金寶屢
賁賄文度無以應瑾深銜之及是內旨改文度爲南京
戶部尙書與珩俱致仕命下舉朝駭異踰月乃以南京

都御史洪鍾爲刑部尙書 禮部侍郎掌國子祭酒事
謝鐸請致仕許之鐸經術浩深爲文章有體要爲國子
師嚴課程杜請謁增號舍擴庑門置公廡三十餘居其
諸生貧者周恤之死者請官定制爲之斂家居好施與
自奉布衣蔬食而已後二年卒贈禮部尙書謚文肅
是冬無雪遣英國公張懋祭告京都城隍之神 是歲
劉瑾請于朝陽門外作宮祀北極元帝以延聖壽至是
宮成賜名曰元明宮上親書額閣臣李東陽爲之記

明通鑑卷四十三

江西永甯知縣當塗夏燮編輯

紀四十三

起屠維大荒落盡
上章教辨凡二年

武宗殺皇帝

正德四年春正月丙午大祀南郊 丁未工科給事中
吳儀覈甯夏固原等處倉場糶爛虧折之數劾歷任巡
撫都御史徐廷璋賈俊王珣冒政孫需楊一清等十六
人侍郎顧佐及管糧郎中副使僉事徐鍵等十八人又
通判董全等一百八十八人又以馬價鹽課劾巡撫甯
夏僉都御史劉憲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楊一清及苑

馬寺卿僉事知府同知及管屯衛官十餘人皆入罰米
例重者五百石輕者三百石以下致仕者半之時憲已
病故仍罰米五百石一清雖致仕仍罰米三百石己
酉憲庶廢后吳氏薨劉瑾欲焚之大學士王鏊持不可
曰服可不成葬不可薄也從之 庚申遣給事中張禴
段牙御史房瀛等十四人盤察南北直隸各行省錢糧
先是諸司官朝覲至京畏瑾虐焰恐罹禍各斂金賂之
每省至二萬餘兩往往貸于京師富豪期回任後倍償
之名曰京債上下交征恬不爲異瑾私人侍郎張綵以
媚瑾擢佐吏部考察內外官糾摘嚴急間示薄罰諸司

臺諫不堪謫辱因之賄賂肆行已見瑾急賄天下怨次骨因乘間說曰公亦知賄入所自乎非盜官帑卽剝小民彼借公名自厚入公者未十之一而怨悉歸公何以謝天下瑾大然之乃欲藉此自掩其迹于是有裕等之遣時有監察御史歐陽雲工科給事中吳儀方奉差回仍循故例厚賂瑾適綵建是議說瑾勿受官差餽遺乃藉二人有貪跡用考察黜爲民自此因賄得罪者甚衆

陔異遺張禴等事見明史張綵傳木紀不載三編系之二月蓋因賄瑾者先後得罪牽連竝記也證之實錄在正月庚申歐陽雲吳儀二人迺同時事故歸入正月考察中今竝據實錄月日惟吳儀弁州史及作貝儀

是月刑部尙書王鑑之致仕改工部洪鍾代之以兵部

侍郎才寬代爲工部尙書 二月丙戌黜前大學士劉健謝遷爲民初健遷在內閣時詔天下舉懷才抱德之士至是浙江大吏以餘姚周禮徐子元許龍上虞徐文彪四人應詔劉瑾焦芳方日偵健遷過無所得遂以禮等皆遷鄉人而草詔由健欲以此爲二人罪矯旨謂天下至大豈無應詔者何餘姚處士之多也乃下禮等鎮撫司獄屬主者周內入健遷欲遂速二人籍其家大學士李東陽爲力解焦芳從旁厲聲曰縱輕賞亦當除名旨下竟如芳言禮等咸論戍邊劉宇復劾兩司以下訪舉失實皆入罰米例且榜禁餘姚人不得選京官 三

月甲辰振浙江饑撥納銀事例及該解贓罰等款凡六萬二千餘兩以備振用又停止本年應解襍款銀六萬兩以寬民力仍俟豐稔徵解償之是日上御經筵自正月以來屢奉停免至此始行己酉詔吏部考察京官不必以時從侍郎張綵之請也綵初入吏部一意事瑾顛倒威柄箝制百官既創爲非時之舉又增入舊例所未有者首令堂上官四品以上皆自陳于是自閣部以下無不先後乞休皆得旨慰留惟閣臣王鏊去志已決夏四月乙亥大學士王鏊致仕許之賜璽書乘傳歸是時中外大權悉歸于瑾鏊初開誠與言間有藥納

及焦芳專事媵阿瑾橫益甚鑿自度不能抗凡去疏三
上始得請李東陽在內閣與鑿多所補救劉健謝遷劉
大夏楊一清及見逮之平江伯陳熊輩皆幾得危禍東
陽潛移默奪善類賴以保全而氣節之士多非之遂有
湘江春草之謠子規鵬鴒之諷其後侍郎羅玘勸之早
退至上書請削門生之籍東陽得書俛首長嘆而已鑿
既辭位東陽復援楊廷和共事而閣臣代者皆劉字曹
元之等于是東陽勢益孤 壬午孝宗敬皇帝實錄成
大學士李東陽等表上之初修孝宗實錄焦芳爲副總
裁劉健謝遷去後芳入內閣遂操史筆凡所褒貶多挾

恩怨舊時大臣如何喬新彭韶謝遷皆天下所推許以爲端人正士而芳輒肆詆誣反自詡以爲直不恤人言同官李東陽等畏避其惡皆不敢爲異同故奏表中有傳疑傳信庶以備于將來之語蓋爲芳改竄實錄之張本云先是瑾以宏治間所修會典多糜費又摘其小疵降尙書梁儲爲侍郎庶子毛澄諭德傅珪等皆奪陞職東陽亦坐罰俸至是以實錄成始復之

攷興憲章法傳二錄皆系上孝

宗實錄于五月證之實錄蓋四月壬午也諸書言降奪諸人惟李東陽如故明書則云出自內旨今證之實錄竝無此語而東陽罰俸實錄猶云瑾以爲未能盡法其無內旨明矣今据本傳

是月命工部

尙書才寬兼左都御史總制延綏甯夏甘肅等處軍務

先是各填巡等官奏三鎮有警不相應援兵部乃請仿王越秦紘等故事仍設文職大臣總制三邊鎮巡以下皆受節制遂有是命起山西按察副使王鴻儒爲國子祭酒鴻儒先以病乞致仕至是劉瑾欲以人望收之遂有是命五月壬子吏部論陞纂修實錄翰林官忽附內批調侍講吳一鵬于南京刑部侍讀徐穆于南京禮部編修顧清于南京兵部汪俊于南京工部皆員外郎編修賈詠李廷相于兵部溫仁和于戶部劉龍于禮部翟夔董玘于刑部崔銑于南京吏部陸深于南京禮部檢討王九思于吏部汪偉穆孔暉于南京禮部易舒

詰于南京戶部皆主事初瑾憾諸翰林不下已欲盡出
之外爲張綵勸沮及是又持前議綵復力沮而焦芳父
子與檢討段昷輩謂可乘此以擠所不悅者乃疏名上
之瑾愆愆成之謂之擴充政事圯始漏網有語焦黃中
者明日附他批補出與詹事主簿李繼先同降知縣上
自改之乃降刑部 丁巳逮山東巡按御史胡節下獄
節奉使將還度無以藉手見瑾微露意于布按二司因
貸修曾子廡宇及香費等銀三千兩至京仍循故事餽
瑾而張禴奉使山東已發其事瑾遣官校立捕之下獄
竝歸其賄于官獄具節謫戍肅州布按以下皆降罰有

差禮以發奸有功令吏部記名候陞 是月以寶錄成
進焦芳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東陽加正一
品俸而已 六月甲子免蘇松常鎮四府被災稅糧

戊子以吏部尙書劉宇兼文淵閣大學士宇前在兵部
賄賂狼藉及爲吏部權歸張綵而文吏贈遺不如債帥
嘗悒悒嘆曰兵部自佳何必吏部也至是劉瑾欲用綵
代宇乃令宇以原官入閣宇宴瑾閣中極驩大喜過望
明日將入閣辦事瑾曰爾真欲相耶此地豈可再入宇
不得已乃乞省墓歸 庚寅以張綵代爲吏部尙書綵
由郎署三遷遽長六卿每瑾出休沐公卿往候自辰至

晡未得見綵故徐徐來直入瑾小閣歡飲而出始揖衆人衆以是益畏綵見綵如瑾禮綵與朝臣言呼瑾爲老者凡所言瑾無不從以此中外餽遺金帛相望于道性尤漁色撫州知府劉介其鄉人也娶妾美綵特擢介太常少卿盛服往賀曰子何以報我介皇恐謝曰一身外皆公物綵曰命之矣卽使人直入內牽其妾輿載歸又聞平陽知府張恕妾美索之不得令張檜按致其罪擬戍恕獻妾始得論減其橫如此 是月江西樂平盜汪澄二汪浩八等作亂肆劫村落知縣汪和率民兵捕之不克和被虜殺民兵三百餘人淮王以聞未幾東鄉瑞

州之賊竝起自是江西盜風日熾攷異三編作姚源賊實云在萬年縣東

里許深可十五里蓋與樂平連界也然正德七年始分餘干之萬春鄉置萬年縣而據陳金傳則又以姚源為

南昌所屬證之志萬年有桃源洞桃源水出焉亦別無姚源之名疑皆傳寫之誤今仍據實錄書樂平

秋七月戊戌劉瑾復矯旨遣御史喬岱等往覈兩浙鹽

課追論歷次巡鹽御史及運司官陪償商課自數千兩

至數百兩按歷年深淺及欠課多寡以定賠納之數皆

令輸京師內承運庫遂有謫戍已故之御史彭程家貧

止遣一孫女罄產不足償竝女鬻之行道者皆為之流

涕攷異事見明史彭程傳三編系之三年八月罰米目中今據實錄年月分書之彭程野史有誤程為詔者

蓋詔亦曾奉詔整理鹽法因之致誤今據明史本傳 癸丑刑部侍郎張鸞印殺

監少監李宣指揮同知趙良

趙三編作張今據實錄

自江西勘事

還贖白金二萬兩循故事賂劉瑾瑾納其賂輸之內承
運庫因請按三人罪驚致仕宣良俱發南京閒住因及
都御史林俊等三十一員凡江西見任及致仕者俱各
罰米三百石 是月四川流賊劉烈等轉掠漢中聚眾
二千餘人守臣以聞詔四川陝西湖廣三省填巡官隨
宜勦捕毋致滋蔓 八月辛酉劉瑾以各邊罷送年例
銀兩邊儲日匱奏請遣御史等官清理屯田時副都御
史韓福方整理湖廣軍儲還命督理遼東屯田福以徵
斂爲能所在驚擾至是有義錦等州戍卒高眞等脅眾

爲亂焚毀廨舍毆逐委官守臣懼激變發銀二千五百兩撫諭之亂者始息事聞劉瑾歸罪于鎮巡官不能宣布威福論巡撫都御史劉燾以下罪踰月給事中徐仁劾福苛斂狀瑾不得已勒福致仕一時分遣清理屯田之胡汝礪周東等皆承望風旨各邊僞增屯田數百頃悉令出租人不聊生東在甯夏尤爲苛刻人心憤怨指揮何錦等遂與安化王寘鐸謀起兵以誅瑾爲名瑾之禍自此始

攷異福事見明史本傳據實錄激變在是月明史本紀云是月義州軍變是也福致仕在

九月今類書之

九月丙午六科十三道給事中御史等奏兩

廣江西湖廣四川陝西等處自本年正月以來盜賊縱

橫大肆焚掠其餘未經奏聞者若蘄州大壩等處被害頗多請勅所在填巡三司地方軍衛等官隨宜勦撫詔下所司行文各省斟酌行之是時江西之賊自樂平東鄉外則贛州之大帽山賊何積欽等負嶠四掠蔓延福建廣東境上而四川則保甯賊藍廷瑞自稱順天王鄧本恕自稱刮地王廖惠自稱掃地王擁衆至數萬自是累年用兵腹地騷然 閏月小王子犯延綏圍總兵官吳江于隴州會參將王勛統兵來援寇尋解圍去于是總制尙書才寬及太監劉保以捷聞賜勅獎勵已巡按御史胡瓚劾奏江逗留無勇總兵侯勛輕率寡謀是役

也斬獲九十餘級我軍死者亦畧相當所喪馬至二千七百餘匹奉詔切責兵部議臨敵未可易將仍令江等戴罪自贖從之 巡按廣東御史袁仕劾奏廣東所屬府州縣官周夔等四十餘員吏部覆議宜如朝覲考察例行制曰可自張綵倡不時考察之議御史楊武與瑾同鄉復附和之其後段豸按陝西亦劾其所屬且請行之各省通行各撫按隨時考覈自此天下官以微罪而去者顧多于朝覲矣 都察院左都御史屠瀟致仕改南京戶部尙書陳金代之 冬十月戊戌太白晝見凡八日 是月山東督漕運官奏黃河北徙恐奪漕運疏

陳修築事宜初黃河水勢自宏治七年劉大夏修理後

山南清河口入淮十八年北徙三百里至宿遷縣小河

口正德三年又北徙三百里至徐州小浮橋本年六月

又北徙一百二十里至沛縣飛雲橋俱入漕河自南河

故道淤塞水惟北趨單豐之間河窄水溢決黃陵岡尙

家等口曹單田廬多沒至圍豐縣城郭兩岸濶百餘里

若不及早修治恐經鉅野陽穀二縣故道則濟甯安平

運河難保無虞詔下所司議

攷異語見明史河渠志志言河北徙在六月實錄載

之是月摺奏至十一月甲子寇入花馬池總制尙書

之日也今從之

才寬率兵禦之頗有斬獲敵伏兵沙窩寬乘勝深入中

流矢卒總兵官曹雄擁兵不救踰月始遣其子謚齋奏詣京師佯引罪乞解兵柄竝自陳聞敗統軍與寇戰于鼠湖追數十里斬獲數倍收寬尸還雄瑾黨也奏至瑾

偉謚貌妻以從女優詔褒雄令居職如故劾雄者反被

責云

攷異明史本紀系才寬戰没于是月甲子据曹雄原奏也證之實錄是月甲子不載寬戰没事直至

十二月曹雄令其子賁奏至奏稱寬于十一月初五日禦寇于花馬池兩戰皆捷明日遇沙窩伏寇中流矢死按十一月己未朔寬戰没于初六日正甲子也惟寬以尚書總制三邊戰死沙場陝西去京二千餘里踰月之

人始行奏聞其侍劉瑾爲護符可知雄之子締婚于瑾亦必先有成約始遣齋奏也今參實錄書之

是

月尚書張綏洪鍾皆加太子太保鍾尋改都察院左都

御史以刑部侍郎劉璟爲本部尚書 十二月戊戌平

江伯陳熊以罪削爵謫戍海南熊督漕運有同宗陳俊
欲以濕潤官米買銀輸京熊許之爲緝事者所發熊素
忤瑾瑾遂摭其事下詔獄論賊私欲寘之死李東陽力
爭乃解然猶謫戍追奪誥券同時總督漕運副都御史
邵寶素不與瑾通瑾以危言撼之不爲動至是遂坐熊
勒致仕去致異紀事本末系陳熊事于正月憲章錄系
邵寶致仕于正月而陳熊奪爵又別系之九
月皆誤也寶以正月方授副都御史督漕運見之寶錄
中其坐熊致仕紀事殆因其授官之日牽連竝記耳若
熊之奪爵功臣表書于是年十二月戊戌與寶錄合意
章錄法傳錄系之九月明書系之十月蓋據其事發逮
問之月日耳今據明史功臣表書之 庚戌追奪前致仕大學士劉健謝
遷及尙書馬文升劉大夏韓文許進等誥命時健遷等

已罷爲民瑾芳二人憾未已于是都給事中李憲復追論之詔竝追還所賜玉帶服物同時奪誥命者凡六百七十五人皆希瑾芳指也 是月以畢亨爲工部尙書代才寬也

五年春正月丁卯大祀南郊 己卯劉瑾焦芳矯旨裁革江西鄉試解額竝仕者不得選除京職著爲令初成化末芳坐尹旻黨被謫疑出萬安彭華意華安福人屢請芳無學芳以此銜江西人次骨去年滿刺加國遣使朝貢有使臣亞劉者本江西萬安人曰蕭明舉先以罪逃入海外至滿刺加至是與其國人端亞智等同來

興

事見明史焦芳及外國傳書曰亞劉本江西人證之賈錄則云亞劉者本江西人據此則劉字絕句本字屬下讀三編書之四年日中云亞劉本者故江西萬安人既以本字屬上讀又易下本字爲故未知何據今從實錄中塗謀入淳泥國索寶物且殺亞智等事聞方下所司劾奏芳在內閣卽署其尾曰江西土俗故多玩法如李孜省彭華尹直等素干物議且其地鄉試解額過多于是請裁五十名及停授京職例芳又言王安石禍宋吳澄仕元皆宜榜其罪戒他日毋濫用江西人楊廷和解之曰以一奸民波及一方旣裁解額矣宋元人物亦欲并按邪乃止芳深惡南人雖論古人亦必詆南而譽北嘗作南人不可爲相圖進瑾又欲自私其鄉以瑾乃陝

西人諷給事中趙鐸奏言鄉試額不均遂票旨增陝西額爲百以媚瑾自增其鄉河南爲九十五竝及山東山

西俱增至九十其徇私變法大率類此瑾芳敗皆復舊

改異裁江西解額語見明史芳傳證之實錄大畧相同

惟五十人重修三編作十五人其後漸增然無出百名外者

江西解額定爲六十五人其後漸增然無出百名外者

成宏間江西官于朝者最多而据高氏鴻猷錄言禮部

以瑾故議增陝西九十五名與江西等然則江西之額

已近百名可知今減去五十名則四十五名也三編十

五人語惟見王弇州二史攷而證之實錄上下文皆

作減江西額五十人未知三編別有所据否拊識于此

庚辰籍故尙書兼都御史秦紘家紘致仕歸卒其婦

弟楊瑾爲經紀其家家奴憾之乃以紘所遺火礮投緝
事校尉誣瑾蓄違禁軍器劉瑾怒歸罪于紘籍其家無

所得言官張九叙涂敬等復希瑾意劾絃士類唾之

是月兵科給事中高滂奉使覈滄州地劾前任都御史及歷年巡按御史以下凡六十一人皆逮問滂父銓嘗

巡撫保定滄州其所隸也滂欲媚瑾遂竝誣劾其父以

此不齒于人云

版里滂劾其父事見明史三編系之四年二月日中今據實錄在是年之正月

二月癸巳以曹元爲吏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元

代劉宇入閣瑣瑣無能在閣中日飲酒諧謔道里巷鄙

語而已 辛丑兵科給事中屈銓請頒行劉瑾所定見

行事例按六部爲序編集成書頒布中外以昭法守詔

下廷臣議行時瑾所創新例變亂成憲擅作威福天下

側目重足朝不謀夕銓乃承望風旨助瑾爲虐廷臣鄙之共欲緩其事國子祭酒王雲鳳復以爲請將刊行而瑾敗

攷異

三編系之三月今
括實錄爲二月辛丑

三編發明曰瑾以私智擅威福之權紊典章之舊其所施行一時已爲側目又豈可垂諸久遠貽毒將來且令者人君所自操渙大號而昭示中外海宇共之子孫守之尤非闔宦所得假竊者屈銓恬不知恥請將瑾所劄例編集頒行以獻媚于逆璫可謂小人之尤者矣乃武宗亦竟詔下廷議廷臣雖明知其不可而亦竟議行但欲姑緩其事向令逆瑾不敗則其事

能終緩乎武宗之深信不疑若是諸臣之依違遷就
又若是何怪乎王雲鳳之復請乎雲鳳在孝宗時嘗
以劾宦官得罪而一旦易節盡反所爲儉人矯飾一
時末節盡露良足哂矣

是月晉楊廷和吏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 以兵部左
侍郎胡汝礪爲本部尙書代曹元也汝礪以同鄉黨于
瑾奉使清理宣府屯田至是召還遂有是擢未至任而
卒踰數月瑾始誅遂弗及于罰 太監張永總神機營
初黨于瑾已而惡其所爲瑾亦覺其不附已也言于上
將黜之南京永知之直趨上前懇瑾陷已上召瑾與質

方爭辨永輒奮擊瑾上令谷大用等置酒爲解由是二

人益不協然是時上方嚮用永故瑾之間卒不行事見

宦官傳寶錄不載憲章錄紀事本末皆系之是年之二

月證之永瑾二人傳皆叙于討真籍之前上方嚮用永

則其事蓋相去不遠三月甲子黃霧四塞大風薶天

色晦冥者數日填守湖廣總兵官毛倫奏安陸漢襄

沔陽地方連年凶荒寇盜蜂起因劾昔年整理糧儲之

侍郎韓福追徵失宜詔截留湖廣今年起運米十萬石

仍取貴州布政司銀十萬兩及前此侍郎畢亨奏留餘

銀八萬四千餘兩易穀借振倫亦瑾黨故敢劾福然福

時已閒住竟宥不問辛未以天時亢旱風薶累作遣

官祭告禱雨竝省釋獄囚大學士李東陽等復陳寬恤
數事從之 以水旱免湖廣河南山東貴州浙江江西
陝西山西四川廣西及南北直隸被災州縣正德三年
逋賦 乙酉以江西賊熾御史沙鵬奏言南贛地遠界
連湖廣廣東福建三省不相統屬乞專遣大臣一人總
其事吏部議南贛舊有巡撫近年裁革宜如鵬言添設
巡視乃以南京右僉都御史王哲巡視江西南贛等處
以都御史洪鐘總制川陝河南鄖陽軍務兼振湖廣
饑 是月擢兵部侍郎王倣爲本部尙書代胡汝礪也
是春日本國王源義澄遣使宋素卿來貢時劉瑾竊

枋納其黃金千兩賜飛魚服前所未有也素卿本鄞縣

朱氏子名縞幼習歌唱俊使見悅之而縞叔澄負其直

因以縞償至是充正使至蘇州澄與相見尋以通番事

發當死瑾庇之謂澄已自首竝獲免

政異事見明史日本傳書于是年之

春今從之

夏四月庚寅錄囚先是大學士李東陽等因風

霾請寬恤而是時三法司會審僅二人得減死論成皆

承劉瑾指也

安化王寘鐸反寘鐸者慶靖王之裔孫

分封安化性素狂誕術者言其當大貴遂覬覦非分與

其黨指揮周昂千戶何錦丁廣衛學生孫景文輩潛蓄

異謀會周東方以偽增屯田爲瑾賄

何錦周東等事見四年

戊卒

皆憤怨而巡按御史安惟學數杖辱將士妻將士銜刺骨寘錡知衆怒令景文飲諸武臣酒以言激之多願從者會有邊警游擊將軍仇鉞與副總兵楊英率兵出防禦總兵官姜漢簡銳卒六十人爲牙兵令周昂領之昂遂與何錦爲寘錡定計設宴招填巡官飲于第惟學東不至錦昂率牙兵直入殺漢及太監李增鄧廣于坐分遣丁廣等殺惟學東于公署遂焚官府釋囚繫撤黃河渡船于西岸以絕渡者卽使人招楊英仇鉞降英衆潰單騎奔靈州鉞時駐玉泉營佯許之引兵入城寘錡奪其軍分隸羣賊出金帛犒將士僞署昂等官有差令景

文作檄以討劉瑾爲名檄至諸鎮皆畏瑾不敢以聞延綏巡撫黃珂封上之因陳討賊便宜八事 癸巳巡撫陝西都御史黃寶奏四川賊流入陝西湖廣三省大擾時已命洪鐘總制三省詔更于陝西湖廣各增設副總兵一人以莊浪右參將吳鉉及致仕都指揮同知康泰充之 庚子封左軍都督府致仕署右都督神英爲涇陽伯賜誥券歲祿米八百石英以媚劉瑾自陳在邊鎮舊功遂有是封 丙午起右都御史楊一清總制甯夏延綏甘涼軍務涇陽伯神英充總兵官游擊將軍仇鉞副之討真蹇又陞協守延綏副總兵侯勛充總兵官填

守延綬 戊申游擊將軍仇鉞襲執眞鐻遂平甯夏先是鉞解兵隸眞鐻歸卧家稱病何錦等信之時時就同計鉞亦諺輸心腹而陰結壯士遣人潛出城令還報官軍旦夕至鉞因結錦等宜亟出兵守渡口遏東岸兵勿使渡河于是錦及丁廣等悉傾營而出是時副總兵侯勛參將時源分兵扼河東陝西總兵曹雄聞變遣指揮黃正以兵三千駐靈州檄楊英督靈州兵防黃河而指揮韓斌亦以兵來會雄更遣靈州守備史鏞浮渡奪西岸船營河東焚大小二壩積草賊大懼鏞潛遣人通鉞書約爲內應錦等既出獨留周昂守城會眞鐻以禡牙

召鉞聞鉞病亟遣昂來視鉞方堅卧呻吟伏卒猝起捶殺昂鉞乃被甲橫刀提昂首躍馬大呼壯士皆集徑馳詣寘鐻第縛之傳寘鐻令召錦唐還而密諭其部曲以禽寘鐻狀衆遂大潰錦唐單騎走賀蘭山皆獲之械送

伏誅寘鐻自舉事至是凡十九日而敗

致異寘鐻以是月庚寅舉事明

史本紀月日與實錄同是月丙戌朔故諸王傳及紀事本末皆云四月五日惟實錄不載禽寘鐻及命太監張永監軍日分而明史本紀書于四月辛亥命張永督南夏軍務是日游擊將軍仇鉞襲執寘鐻據此則禽寘鐻在辛亥爲四月二十六日而證之明史傳中則云寘鐻舉事凡十八日而敗重修三編多據列傳而改十八日爲十九日今攷實錄以庚寅舉事十九日而敗則四月二十三日也紀事本末書禽寘鐻在云四月二十三日以庚寅舉事計之至戊申丑十九日或三編據而改之抑明史數庚寅之越日爲十八日故三編明書十九日

以與舉事之庚寅相應不然何以上下文皆據列傳獨改十八日爲十九日其爲據紀事本末之日分可知也至明史本紀書禽寘鑄于辛亥則距庚寅二十二日蓋據奏至京師之日分耳今仍據三編十九日語系之戊申爲得先是楊一清奉命將行俄傳鉞降于賊廷議欲其質

追敕還閣臣楊廷和曰鉞必不從賊今知朝廷擢用志當益堅不然棄良將資敵人耳乃寢之已而事果定一

清及監軍之張永等未至鉞之捷奏已聞 辛亥命太

監張永提督甯夏軍務詔赦天下 亥異武宗實錄不載命永監軍月日而于

五月突書張永請賞功銀牌又禽寘鑄亦不載而于五月書曹雄奏捷亦第以寘鑄已禽甯夏平七字了之疑

鈔本轉寫四月之事必有漏脫而張永監軍明史本紀書之辛亥必有所據今從之至憲章錄載禽寘鑄于五月法傳錄又系

之六月皆誤也 是月大理寺評事羅僑以京師旱隳

上疏請慎逸游屏玩好放棄小人召還舊德又請敕法
司慎守成律毋妄有輕重時朝士久以言爲諱僞自揣
必死輿櫬待命劉瑾大怒矯中旨詰責令廷臣議罪大
學士李東陽力救得改原籍教職其秋瑾敗尋召僞復
官卒引病去 五月丙辰湖廣盜劉惟華洪景清等掠
桂陽指揮鄧旻禦之遣千戶楊泰先往未至而遁旻馳
進力戰死賊殺指揮翟翔劉懷百戶朱鏞趨樟橋百戶
于江率所部力戰殺惟華景清餘黨并力刺江死焉事
聞賜贈卹竝逮楊泰論罪 壬申以甯夏平召總兵官
神英班師還張永楊一清仍往甯夏安撫地方及械送

冥鑄于京師一癸未焦芳罷芳居內閣五年凡劉瑾濁亂朝政荼毒縉紳流惡海內皆芳導之諂事瑾至稱千歲自稱門下士四方賂瑾者必先賂芳洎芳以子黃中不得一甲嘗讀卷官瑾亦漸厭之會張綵以媚瑾游擢吏部尙書芳父子鬻爵薦人無虛日綵構之于瑾遂疎芳而段炅見芳勢稍衰轉附綵因盡發芳陰事于瑾瑾大怒于衆中斥責之芳不得已乃乞歸黃中丐閣蔭以侍讀隨父還皆許之六月癸巳巡撫四川副都御史林俊奏劉烈之亂自眉州逃匿保甯山中諸不逞者率假其名四出剽掠詔洪鐘自湖廣移師討之時俊懸二

千金之賞購禽烈者至圖形以捕之不能得而藍廷瑞
鄆本恕廖惠勢益張聚衆十萬餘僞署四十八總管延
莫秦楚間廷瑞與惠謀據保甯本恕謀據漢中取鄖陽
由荆襄東下三省大震

亥異紀事本末系之四月今
据實錄林俊原奏在是月

巡按御史周廷徵勘報延甯二鎮功次推甯夏總兵楊
英所部斬獲最多宜優陞賞內批謂此功本曹雄奏報
乃獨歸之甯夏且混入延綏職名兵部失于查參于是
尙書王儆等亦以爲言因自引咎詔各奪俸兩月是時
劉瑾方結婚于雄故以甯夏功盡歸之雄廷議不敢難
也 庚子上自稱大慶法王西天覺道圓明自在大定

慧佛命所司鑄印上之上于佛經梵語無不通曉內臣
誘以事佛遂有是命于是番僧乞田百頃爲法王下院
中旨下禮部稱大慶法王與聖旨竝禮部侍郎傅珪佯
爲不知執奏大慶法王何人敢與至尊竝書大不敬詔
勿問然所乞田亦竟止 是月致仕吏部尙書馬文升
卒文升有文武才朝端大議待以叅決功在邊鎮外國
皆聞其名致仕歸後坐朋黨除名及是卒年八十五瑾
誅後始復官贈特進光祿大夫太傅賜諡端肅 劉宇
請致仕許之宇以展墓還知劉瑾不相容乃有是請仍
賜之敕遣之 秋七月丁巳降副使甯杲爲山西叅議

先是杲以僉都御史撫治真定有盜于內丘縣刼修撰
康海財物海貽書于瑾瑾責令有司捕賊遂論順德知
府郭紘及捕盜官坐奪俸又以杲勘報稽遲遂降官海
言于紘曰所失非吾財皆瑾寄橐也紘不得已斂諸州
縣民財至數千兩償海其事始寢及異明史海傳不見
此据寶錄書之海坐
瑾黨不得以李夢陽事藉口而
明人以名士故諱之今据增王申總制川陝湖廣
等處洪鍾平湖廣沔陽州之賊時賊首楊清邱仁等僭
號天王將軍往來洞庭上下遂攻破臨湘圍岳州鍾與
總兵官毛倫調土漢官兵檄布政使陳鎬副使蔣昇及
都指揮潘勳柴奎等擊破之湖湘底定詔鍾移師入蜀

八月乙酉免福建銀課一年時礦脈微細得不償費
守臣復以地方旱災爲請故有是命 癸巳總制楊一
清奏請蠲甯夏被兵稅一年從之 甲午張承自甯夏
還俘竄歸及其親屬十八人上御東安門受之何錦及
諸從逆者數百人皆反接由東華門入獻俘旣畢金鼓
之聲徹于大內 是日劉瑾謀反事發初瑾在八黨中
尤狡悍爲七人所推及專政七人有所請瑾俱不應咸
怨之及張永方嚮用奉詔西征上戎服送之東華門寵
遇甚盛瑾愈忌之永至甯夏楊一清與之結納相得甚
歡知永與瑾有隙乘間扼腕言曰賴公力定反側然此

易除也如國家內患何遂促席畫掌作瑾字永難之一
清慨然曰公亦上信臣今討賊不付他人而付公上意
可知曷以此時功成奏捷請間論軍事因發瑾奸極陳
海內愁怨恐變生心腹上英武必聽公誅瑾瑾誅公益
柄用悉矯弊政安天下心呂強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
耳永曰脫不濟奈何一清曰言出于公必濟萬一不信
公頓首據地泣請死上前剖心以明不妄上必爲公動
苟得請卽行事毋須臾緩永勃然起曰老奴何惜餘年
不以報主哉意遂決時瑾信術士俞日明言謂其從孫
二漢當大貴遂謀不軌會瑾兄都督同知景祥死將以

八月十五日俟百官送葬因作亂及永捷奏至請以是日獻俘瑾使緩其期欲事成竝禽永或馳告永永先期

入獻俘早上置酒勞永瑾及馬永成等皆侍比夜瑾退

永密白瑾反狀且出袖中奏數其不法十七事上已被

酒俛首曰奴負我永曰此不可緩緩則奴輩當齎粉陛

下安所歸乎永成等亦助之乃命執瑾瑾宿于內直房

聞喧聲問曰誰應曰有旨瑾披青蟒衣出就縛之夜啟

東華門繫之菜厰夜異據實錄是月甲申朔甲午乃八月十一日也十五日係戊戌所謂先

期者在十五之前四日故實錄書獻俘與禽瑾同日蓋

卽以甲午之夜禽之也紀事本末乃誤以甲午爲望日

又云劉景祥死將以八月甲午葬不特與史所云先期

之語不合而甲午乃是月之十一日竝非望日也蓋由

不推麻而致誤今据明
史本紀及實錄書之

乙未上出張永奏示內閣謫

瑾奉御鳳陽閒住

三編

御批曰劉瑾罪惡貫盈擢髮難數固神人所共憤然張
永本其黨與卽稍有猜嫌亦未必遽肯自傷同類楊
一清乘機愆愆而永尙懷疑慮知非復可以大義相
規因以瑾誅公益柄用一語中其所欲遂慨然直任
不辭一清蓋能洞見小人腑臑而論以行其正者

丁酉籍劉瑾家上旣謫瑾意猶不欲誅之及是籍其家

得金銀累數百萬

攷異王弇州引震澤長語詔籍沒劉瑾家黃金一千二百五萬七十八百

兩白金二萬五千九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而憲章錄皇明通紀因之致誤王莽時黃金尙餘六十萬斤梁孝王沒黃金四十萬斤以十六兩爲一斤計之則莽之金尙不及一千萬而孝王亦不及七百萬至于漢盛時大司農錢四十餘萬萬水衡錢十八萬萬而已董賢產直錢四十二萬萬梁冀產直錢三十萬萬其時錢最貴止于萬錢爲一金大概俱不能當瑾二十之一恐當時傳聞如此未必真有此數證之正史則但云累數百萬此得其實今

珠玉寶玩無算及衮衣玉帶甲仗弓弩諸

違禁物又所嘗持扇內藏利匕首二上大怒曰奴果反趣付獄于是六科給事中謝訥十三道御史賀泰等列奏瑾罪凡十九事請亟賜誅僂上是之令法司錦衣衛會百官鞫訊于午門外都給事中李憲瑾私人也至是亦劾瑾瑾聞之笑曰憲亦劾我邪鞫之日刑部尙書劉

璟噤不敢發聲瑾大言曰公卿多出我門誰敢問我者皆稍稍却避駙馬都尉蔡震曰我國戚得問汝卽使人批瑾頰曰公卿皆朝廷用云何繇汝抑汝何藏甲也曰以衛上震曰何藏之私室瑾語塞獄乃具卽日有旨巡撫兵備官裁革者及鄉會試中額增減者俱如舊制考察京官仍依朝覲例江西之萬安南城浙江之餘姚仍選京官其翰林院調外任者具名以聞文武官誥俱免追已追者仍給之追賠浥爛糧米竝以事罰米者皆免之職官籍沒家產不在叛逆律者仍還之其餘應改正者令所司詳擬以聞

攷異據實錄更正劉瑾所定之新例此數事皆見之日詔中者而

據明史列傳所載瑾定江西人不得選除京職惟實錄
所載則但萬安南城兩縣萬安以蕭明舉故而南城無
所攷又是時瑾所最恨者惟彭華何以不及安福疑轉
寫有誤字也至科道等劾瑾十九罪瑾之惡散著于明
史本傳者皆入焉今竝錄于注中○武宗實錄八月六
科給事中謝訥十三道御史賀泰等列奏瑾罪曰近者
寘鐫謀反由瑾差官丈量田地尅害軍民故彼得借以
爲名幾危宗社罪一私藏軍器偽造御璽扇中藏刀出
人禁闕陰謀不軌罪二掘郊壇後土以營私室罪三今
春下赦瑾以恩不已出復矯詔沮格充軍者仍解原衛
罰米者仍令追納冠帶賜住者仍令革去邏卒取回者
仍遣回出新例病民者仍復引用播弄威權違背詔旨
罪四前府已革護衛瑾受賂准復罪五諸司章奏皆關
白而後行在外鎮巡官奏事皆先以揭帖取進止於私
宅或奏未進先授以旨中外傳播及次日奏下無一字
異者人呼瑾爲立地皇帝罪六羅致占候者日與私語
及天象有變奏聞者輒加罪責四方災異阻令弗奏罪
七非罪濫及良善三四年來枷號死者何止數千人罪
入受神英賂封涇陽伯陳熊謝薄革爵沒產罪九以焦
芳劉宇張綵曹元爲心腹楊玉石文義爲爪牙孫聰張

文冕爲刀筆字初任巡撫瑾受賂數萬得入掌院旋遷
尚書入閣其子倭拜瑾爲父濫受指揮次子仁傳奉爲
庶吉士尋授編修焦芳朋比黨惡其子黃中及鄉人胡
績宗俱傳奉檢討又變成法多刊制策二道未及一年
黃中傳授編修又陞侍讀內外官不時訪察任意黜陟
罪十用侍郎韓福肆虐湖廣饋銀至十餘萬兩盜賊緣
此叢起又革四川江西兵備鄖陽巡撫無以制盜罪十
一都御史劉憲劉孟以小過械繫憲死獄中孟枷部門
順天府丞周璽與楊玉有隙文致其罪死於杖下故都
御史錢鉞王嵩尚書秦紘侍郎黃景通政強珍皆以私
怨籍沒其家罪十二陞遷官員拜謁門下仍致賂遺謂
之謝禮否則輒加罪譴朝覲官至京索賂動以千數謂
之拜見禮各官回任倍取之民以致民窮盜起罪十三
內外官不分公私過名皆追奪誥救罪十四官員罰米
動至數千少亦不下數百雖年遠身故者不免又各倉
糧草有泥濘虧折者械繫歷年巡撫都御史加倍責償
罪十五以嚴刑峻法箝天下之口臺省科道皆不敢言
罪十六緝事校尉分道四出所過有司莫不郊迎厚賂
賢否禍福繫其一言天下騷動罪十七增陝西等處解
額改會試南北中卷又因私忿令餘姚萬安南城三縣

不選京職巧立擴充政事名目改調翰林院官罪十八
曹雄子謚為瑾姪婚先已輸粟入監轉立改文就武名
目陞千戶罪十九請亟賜誅僂上以慰祖宗之靈下以雪臣民之憤奏入上是之
戊戌下吏

部尙書張綵都察院獄時追治瑾黨竝掌錦衣衛事都
指揮楊玉掌鎮撫司事指揮使石文義同下獄綵旣罷
起前禮部尙書劉機爲吏部尙書 己亥曹元罷元聞
瑾敗上疏自陳不職罪請開更生之門歸守先人墓詞
哀而鄙詔許致仕旣而言官交劾黜爲民 辛丑科道
官奏劾內外官爲瑾奸黨者內閣則焦芳劉宇曹元尙
書則吏部張綵戶部劉璣兵部王敞刑部劉璟工部畢
亨南京戶部張濂禮部朱恩刑部劉纓工部李善侍郎

則吏部柴昇李瀚前戶部韓福禮部李遜學兵部陸完
陳震刑部張子麟工部崔巖夏昂胡諒南京禮部常麟
工部張志瀆都察院則副都御史楊綸僉都御史蕭選
巡撫則順天劉聰應天魏訥宣府楊武保定徐以貞大
同張綸淮揚屈直兩廣林廷選操江王彥奇前總督文
貴馬炳然大理寺卿則張綸少卿董恬丞蔡中孚張禴
通政司則通政吳鈇王雲鳳叅議張龍太常則少卿楊
廷儀劉介尙寶卿則吳世忠丞屈銓府尹則陳良器府
丞則石祿翰林則侍讀焦黃中修撰康海編修劉仁檢
討段炅吏部郎則王九思王納誨給事中則李憲段豸

御史則薛鳳鳴朱袞秦昂宇文鍾崔哲李紀周琳其他

郎署監司又十餘人于是綵論死福以在湖廣所餽白

金數十萬兩封識宛然遂謫戍餘或謫外或閒住或除

名一時朝署爲清又竝及與焦黃中同傳奉之檢討胡

纘宗與劉仁同傳奉之編修邵銳黃芳主事李志學韓

守愚俱詞外

及異此所劾瑾黨姓名皆據明史焦芳傳三編所謂六十餘人者是也證之實錄先

劾者二十六人亦有不在此六十餘人之數者如河南

僉事白思誠參議王欽去任司務孫聰掌真定府事參

政楊儀順慶知府莊禪徽州知府柯瑛杭州知府楊孟

瑛蓋傳中所列皆京官外官則但有巡撫故白思誠等

七人皆不著非漏脫也若武官內臣皆
不在此數今隨事書之而附錄于此
給事中張瓚
等劾奏陝西總兵官曹雄與劉瑾交通賄賂結爲昏姻

竝都督毛倫納賄冒陞并及家人陳鑑亦傳陞指揮使
伏羌伯毛銳求管漕運納賂不貲浙江都指揮僉事劉
昶備倭僉事魏文禮前任揚州備倭官袁傑涼州副總
兵徐謙俱以賕進內外交通乞執送法司明正其罪時
雄倫方有功別有旨銳著回京自昶以下或閒住或爲
民 甲辰浙江道監察御史舒晟奏劾劉瑾之黨除已
劾處分之焦芳劉宇等又稱趙松之違限賂免

松事見三年

而反得美官左布政使潘楷按察使張禎貪濫倖進按
察使仲本奔競取容主事侯自明之輕浮員外郎徐璠
寺丞紀世梁之貪財怙勢皆請按治會禮科給事中李

貫等亦以爲言且及副使閻潔郎中高選夤緣陞遷均
乞罷黜然上以科道官職居言路不能先事發奸故凡
論劾者皆從輕典云 丙午詔前調之翰林吳一鵬等
十六人除王九思入劉瑾黨外餘皆復職 丁未復革
甯府護衛以科道官劾其賂瑾奏請更正從之 戊申
劉瑾伏誅時法司上瑾獄令毋覆奏卽依凌遲律磔之
市三日怨家爭購其肉生噉之瑾從孫二漢及張文冕
等俱坐反逆竝瑾親屬劉傑等十五人皆論斬婦女送
浣衣局 己酉釋劉瑾所謫戍諸臣 是月進楊一清
爲戶部尙書代劉璣也 前吏部尙書許進卒進以忤

劉瑾致仕歸又坐薦雍泰削籍追奪誥命未幾瑾又摘

進在大同時籍軍出雇役錢失勾校欲籍其家會瑾誅

得解復官致仕未聞命卒傳憲章錄于進有微詞謂雖

不媚瑾亦不與抗事多調停朱泚欲傾進乃言于瑾謂

許尚書佯爲恭謹而外示伉直會瑾以怒雍泰因及進

云云按此殆沿實錄之誣也實錄言進素恃直敢于犯

權貴以此屢遭挫抑而名輒隨之然亦多權術人不能

則其爲吏部瑾所用書辦官劉遐劉淮常出入其門進

退百官多徇瑾意凡所陞用能賂瑾者輒聽瑾屬與善

地以悅瑾其得罪也蓋焦芳劉宇陰中之又言進將行
以金銀賂瑾覲免後禍反爲瑾所薄曰進銀或取之俸
薪金則何自得之云云按進果有臨行賂瑾之事何至
歸後削籍奪誥命不已又欲藉大同籍軍事籍其家是
進之終不附瑾可知此與雙溪雜記所載楊廷和賂瑾
事大畧相同疑亦修實錄者有憾于進而爲之詞耳今
皆不取復給前兵部尙書劉大夏左都御史潘蕃誥命

吏部以劉瑾誅請更正也是時廷臣奏瑾所變法請更正者吏部二十四事戶部三十餘事兵部十八事工部十三事詔皆如舊制 九月乙卯以旱災免山東濟南等府五十四州縣稅糧應天之太平甯國安慶等府大水溺死者二萬三千餘人戶部奏請覈實蠲稅仍以所在公錢振濟從之 斬逆賊何錦等于市 丙辰以平真鐻功封仇鉞咸甯伯劉瑾以暱曹雄盡歸其功而抑鉞鉞竟無殊擢巡按御史閻睿訟其功坐奪俸三月及是瑾誅始進署都督僉事充甯夏總兵官尋論功封給世券 初甯夏之變都指揮僉事楊忠在巡撫公署適

賊衆衝入殺都御史安惟學忠罵曰賊狗何敢犯上反
耶遂遇害都指揮僉事李睿聞變馳至寘鐻府門閉不
得人因大罵遂爲亂兵所殺寘鐻脅百戶張欽不從夜
遁至雷福堡遇賊不屈死楊一清總制甯夏始具其事
以聞丁巳諭曰朝廷養兵本以禦患也臨難守義每難
其人深可慨嘆今忠等守義不屈亟宜旌之以勵臣節
于是三人皆贈官予廕表忠睿曰忠烈之門欽曰忠節
之門 戊午以吏部尙書劉忠梁儲竝兼文淵閣大學
士預機務忠先以忤劉瑾改南禮部侍郎尋進尙書改
吏部焦芳薦之召還瑾見忠頗負氣岸甚悔乃傳旨以

吏部尙書兼翰林學士專典誥敕儲以修會典爲瑾摘
其小疵降左侍郎尋復尙書調南京吏部至是瑾敗二
人遂同召入閣 己未以平寘鏞劉瑾功封太監張永
兄富泰安伯弟容安定伯是時永兩建奇勳自閣臣李
東陽以下交請之會有涿州男子王豸嘗刺龍形及人
王字于足永以爲妖人禽之兵部尙書何鑑乞加永封
下廷臣議永欲身自封侯引劉永誠鄭和故事風廷臣
內閣以爲非制永意沮乃辭免恩澤尙書楊一清言宜
聽永讓以成其賢事竟已 癸酉封義子朱德太監谷
大用兄大寬馬永成兄山魏彬弟英皆爲伯

及異朱德
實錄言其

不知所自出初爲裴太監所養冒裴姓後賜姓朱能造西域食餌有寵賜姓朱云云然則蓋上之義子也弁州史攷時上義子少故崇封之其後世宗時下獄始知其爲山西人又名皮德蓋北音裴皮同稱也英亦非魏彬之弟昌魏姓耳尋又以平甯夏叛逆功晉東陽左柱國楊廷和

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劉忠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學士梁儲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六部尚書皆有陞賞御史張芹奏稱劉瑾亂政之時閣臣李東陽阿諛承順不能力爭及陛下任用得人潛消內變又壞以爲功冒膺恩蔭乞賜罷斥疏入不報時瑾雖誅而張永用事政仍在內魏彬馬永成等擅竊威柄閣部仍斂手而已 庚辰南京十三道御史張侏等

劾奏劉瑾黨除張禴張龍等已處外有南京鴻臚寺卿
趙履祥湖廣叅政尹灝山西參議甯杲原任荊州知府
王綬俱交結劉瑾納賄轉遷者得旨黜綬爲民餘降調
有差 辛巳斬張文冕于市妻妾悉送浣衣局 是月
禮部尙書白鉞改內閣管誥敕以禮部侍郎費宏爲本
部尙書工部尙書畢亨坐瑾黨改南京復召李鑑代之
國子祭酒王雲鳳請休致不許改南京右通政初雲
鳳爲陝西提學副使笞辱生徒同于拷訊有至死者瑾
聞而喜之復以張綵薦遂擢祭酒及進謁瑾瑾笑其多
髭雲鳳皇恐跪謝後旣上章請頒瑾新例又欲請瑾臨

太學如唐魚朝恩故事士論鄙之及是爲科道所劾內不自安乃有是請然猶以平日虛名終得免于罪云

禮部請給還前大學士劉健尙書許進馬文升原賜玉帶衣物內批已之蓋是時劉瑾雖敗中官之黨猶憾健等未已也是秋河復衝黃陵岡入賈魯河汎溢橫流直抵豐沛御史林茂達亦以北決安平鎮爲虞而請濬儀封考城上流故道引河南流以分其勢然後塞決口築故堤工部侍郎崔巖奉命修理黃河濬祥符董盆口榮澤孫家渡又濬賈魯河及亳州故河各數十里且築長垣諸縣決口及曹縣外堤梁靖決口功未就而驟雨

堤潰巖上疏言河勢衝蕩益甚且流入王子河亦河故
道若非上流多殺水勢決口恐難卒塞莫若於曹單豐
沛增築堤防毋令北徙庶可護漕且請別命大臣知水
利者共議於是上責巖治河無方而以侍郎李鎰代之
鎰言蘭陽儀封考城故道淤塞故河流俱入賈魯河經
黃陵岡至曹縣決梁靖楊家二口侍郎巖亦嘗修濬緣
地高河澱隨濬隨淤水勢不多而決口又難築塞今觀
梁靖以下地勢最卑故衆流奔注成河直抵沛縣藉令
其口築成而容受全流無地必致迴激黃陵岡堤岸而
運道妨矣至河流故道堙者不可復疏請起大名三春

柳至沛縣飛雲橋築堤三百餘里以障河北徙從之

吳攷

據明史河渠志河決在九月實錄系之十月者蓋奏報在先修治在後也今據志系之是秋

冬十

月己丑斬劉二漢及劉瑾親屬十五人于市 己亥磔

張綵尸于市綵初以交結劉瑾論死遇赦當免法司因

改擬與瑾謀反遂瘐死獄中詔仍僂其尸籍其家妻子

徙之海南方劉二漢臨刑曰吾固當死第吾家所爲皆

焦芳與張綵耳我處極刑綵下獄論死而芳獨寔然豈

非寃哉瑾之敗也芳子黃中坐黨黜爲民久之芳使黃

中賫金寶遺權貴上章求湔雪復官爲吏科所駁于是

吏部覆奏請械繫黃中法司以彰天討黃中狼狽遁走

芳居第宏麗其後大盜趙鏐入泌陽火之發窖多得其藏金乃盡掘其先人冢墓襍牛馬骨焚之求芳父子不得取芳衣冠被庭樹拔劍斫其首曰吾爲天子誅此賊

鏐後被獲臨刑嘆曰吾不能手刃焦芳父子以謝天下

死有餘恨芳父子竟良死

致墨張絲焦芳事見明史本傳惟據實錄斬劉二漢等在

已丑磔絲尸在巳亥相距十日而芳傳謂二漢臨刑有
我與絲俱處極刑之語三編則直云我處極刑絲到尸
其實絲之到尸在二漢死後而絲瘕死獄中二漢又何
從而知其處極刑耶蓋絲時已改擬謀反不赦之死罪
二漢知其必不免故以焦芳之不預爲冤明史本紀但
書戮張絲尸于巳亥而證之實錄在斬劉二漢後之十
日今但書下

乙巳霸州盜起初畿輔多盜馳馬鳴箭

號曰響馬有司患之募捕盜者有霸州文安人劉六名

寵其弟劉七名宸應募至與其黨楊虎齊彥名等協捕數有功會劉瑾家人梁洪徵賄于寵等不得誣爲盜令捕之寵急乃投大盜張茂茂素招納亡命爲逋逃主家與太監張忠鄰結爲兄弟夤緣馬永成谷大用輩出入豹房侍上蹴鞠而乘間爲盜如故後數爲河間參將袁彪所敗茂窘求救于忠忠置酒私第招茂彪東西坐酒酣舉觴屬彪字茂曰彥實吾弟也自今毋相厄又舉觴屬茂曰袁公善爾爾慎毋犯河間彪畏忠唯唯而已旣而茂爲御史甯臬所禽斬寵宸等相率詣京師謀自首忠與永成爲請于上且曰必獻萬金乃赦寵宸無以應

逃去及瑾誅有詔許自首寵等乃出詣官兵部奏赦凡三十四人令捕它盜自効寵等憚要束未幾復叛 庚戌以水災減浙江湖州嘉興甯波三府夏稅 十一月戊辰謫曹雄戍海南雄以黨劉瑾結婚瑾敗降指揮僉事尋言官交劾之逮繫都察院獄論死至是念其平寘鏞功赦之寘鏞之平也仇鉞爲首功雄旣至則就禽已二日矣一時劉瑾以其功盡歸之雄人皆不服然雄聞變卽統兵墜境上而賊之不得渡河者雄遣史鏞奪船之力爲多又令鏞潛通書于鉞俾從中舉事論者以爲是役也功雖成于鉞而居外布置賊不內顧雄有勞焉

既以平賊功受上賞不自安乃引咎自劾推功諸將故雖以黨逆被劾而寬政之及蓋有由也 是月巡撫四川右副都御史林俊言劉瑾謀逆未覺之先臣嘗草一疏俟賊平隨上幸天假手張永先發其奸陛下神武英斷立決此獄誠國家之大幸然臣徐思之昔夙沙衛殿師楊思勗平亂前史書之謂政出闕寺國爲無人今賊瑾謀逆舉朝文武無一人言之獨幸一內臣永也幸一永傷文武之無人亦以見陛下信文武臣之不如永也臣又聞近日大臣有缺與二三內臣會推夫百官統于冢宰九伐掌于司馬今吏兵二部是也使內臣應預周

制之矣我太祖稽古建官又制之矣弊端未可自今日始也夫爲戶部莫如韓文許進爲內閣莫如劉健林瀚謝遷王鏊方撥亂反正之始而不引忠良端謹不可屈之人治未可望也伏望慮遠慎微時時以專任賊瑾之誤爲戒循用先朝舊人修復舊治則聖政日清盛業允昌矣謹錄前稟附進上以瑾已正典刑俊乃不陳之于亂政之時而追論于既誅之後有旨詰責疏明史本傳

不載今据實錄增惟實錄于俊有貶詞言當瑾用事出爲巡撫俊欲避禍以全身耳及瑾既敗又覲保完名故上此奏然爲計已拙士類笑之予謂此亦必惡俊者爲之詞耳史稱俊歷事四朝抗詞敢諫以禮進退始終一節即以此奏而論劉瑾雖敗張永馬永成之等復起而俊仍指斥內臣不宜預使兵二部之柄故奉旨詰責亦

必出自內批未可以其
追論劉瑾而疑之地

十二月乙酉以霜災免山西

渾源蔚朔等州山陰馬邑等縣秋糧 己丑四川賊破

江津僉事吳景典史張俊死之先是藍廖鄧三賊謀取
荆襄東下巡撫林俊議遏通江而廖惠已至陷其城殺
參議黃瓚僉事錢朝鳳等適官軍自他郡還賊疑援兵
至遁去俊發土兵蹙之龍灘河賊墜崖溺水死者無算
遂禽惠藍鄧二賊奔陝西西鄉越漢中三十六盤至大
巴山官軍追及復大破之而瀘州賊曹甫復糾眾寇川
南綦江等縣大肆劫掠殺照磨漆堅等遂犯江津俊聞
亂自率兵馳救而廷瑞等因乘間招集散亡勢復熾

是月吏部尙書劉機刑部尙書劉璟皆以瑾黨被劾致仕 詔發太倉庫銀三十萬兩入寶藏庫應用戶部尙書楊一清言太倉銀專備三邊軍餉宏治間各邊皆有積餉自劉瑾括天下之財斂之京師半入公帑半歸私橐故太倉雖稍有蓄積而四方庫藏爲之一空卽今大同邊警各省災傷亡省無益之費爲天下惜財詔以十萬兩送庫 是歲下禮科給事中陳鼎于獄初填守河南中官廖堂福建人其弟鵬之子鎧冒中河南鄉試籍物議沸騰畏堂不敢難鼎上章發其事遂除名堂鵬大恨會霸州盜起鼎陳弭盜機宜堂屬權倖摘其語激上

怒下詔獄掠治坐前籍平江伯貴產附劉瑾增估物價
疑有侵盜尙書楊一清力救之乃釋爲民 方劉瑾之
敗也刑部員外郎夾江宿進疏陳六事言忤逆瑾死者
丙臣如王岳范亨言官如許天錫周鑰竝宜卹贈又附
瑾大臣如兵部尙書王敞等及內侍餘黨俱宜斥疏入
上怒將親鞫之命張永召閣臣李東陽東陽語永曰後
生狂妄且日暮非見君時幸少寬之永入少頃執進至
午門杖五十削籍歸未幾卒嘉靖初贈光祿少卿 劉
宇曹元旣罷劉忠梁儲入閣政事一新而內臣猶用事
導上嬉遊如故皇子未生多居宿于外又大興豹房之

役閣臣李東陽憂之累疏切諫不報連乞致仕亦不許